



Vanity Fair

名利场

(英) 萨克雷◎著 蓝七七◎译



(全译本)

下卷

名利场

(下)

(英) 萨克雷 著

蓝七七 译

詹姆士·克劳莱熄灭了的烟斗

布立葛丝小姐看到克劳莱先生态度是如此的和蔼可亲，吉恩小姐对她也十分亲热，感到受宠若惊。当克劳莱小姐收到莎吴塞唐家的名片时，她寻找时机夸奖了吉恩小姐一番。布立葛丝，作为一个孤苦伶仃给别人当女伴的女人，居然能够收到一张伯爵夫人送给她的名片，这简直是一件太荣幸的事情了！素来提倡一切平等的克劳莱小姐说道：“布立葛丝小姐，这我就不明白了，莎吴塞唐夫人还特意给你也送上名片！这是为什么呢？”她的朋友小心谨慎地回答说：“我想尽管我出身寒门，可身世非常清白，这也许并不妨碍如她一般地位高贵的贵妇人施些恩惠给我吧。”这张名片被她放在了储藏其他珍宝的针线盒中。她又提及那天曾在路上偶遇克劳莱先生和他的表妹——即已经订婚的未婚妻子——共同散步的情形。她极力赞美了那位小姐一番，说她对待别人是如何的和蔼可亲，模样是如何的温柔可人，衣着是如何的朴素大方，丝毫不过分讲究。然后她又将吉恩小姐那天的打扮从头到脚地仔细描述了一遍，对这些物品的价格进行估算，她的精细周到，真可谓是女人中的典范。

克劳莱小姐任由布立葛丝絮絮叨叨地说着，几乎不曾插话。她的身体慢慢地康复了，非常希望能有人来和她聊聊天。医生克里默先生对于她返回故乡持反对态度，因为伦敦那灯红酒绿的生活对她而言极不合适。所以老小姐对于在布拉依顿能有些朋友求之不得，第二天便送名片去回访，而且委婉地邀请毕脱·克劳莱探望他的姑母。他如约而至，回来的还有莎吴塞唐夫人和她的小女儿。老夫人小心翼翼，避

开涉及克劳莱小姐灵魂的话题，只是大谈天气、大谈战争、大谈一代枭雄拿破仑如何一败涂地的。但提及较多的还是有关大夫和庸医的事情，还有现在为她服务的朴杰医生的数不胜数的优点。

当他们聊天的时候，毕脱·克劳莱使用了一个聪明绝顶的手段，由此看来当初若是有人赏识、提拔他，事业又一帆风顺的话，一定能成为鼎鼎有名的外交官了。按照当时人的一贯说法，莎吴塞唐夫人破口大骂那小人得志的科西嘉坏蛋，把他说成是丧尽天良的魔头，胆小如鼠又残暴无情，根本就不是人；所有人都早就预料到他必败无疑。在她大谈特谈的时候，毕脱·克劳莱突然为那“命运的使节”^①分辩起来。他描述着当初作为大执政官的拿破仑在巴黎主持亚眠昂士和约时的风采。正是那时，他非常幸运地与福克斯先生结识了。福克斯先生是个杰出的政治家，人品非常正派，尽管因为他是拿破仑皇帝的忠实支持者，克劳莱先生本人的政见与他是不同的，但对于他却是由衷的敬佩和爱戴。毕脱激烈地责骂，对于这位退位的皇帝同盟国是多么的背信弃义。他说拿破仑投降得那么痛快，而他们竟然对他毫不留情，将他流放到国外，反而让一批固执过激的天主教恶棍在法国为所欲为。

他对迷信的天主教深恶痛绝，足以证明他的信仰是多么纯正，这深得莎吴塞唐夫人的欢心；他推崇拿破仑和福克斯，又博得了克劳莱小姐的赏识。最初我们介绍克劳莱小姐时，曾谈到她与已经逝世的政治家是至交。她是个坚定不移的亲法派，在此次战争中，她自始至终对政府的行动表示反对。老太太并没有因为法国皇帝失利了而万分激动，也没有因为他所受的不公正待遇而失眠或是减寿，但毕脱对于她两个崇拜对象的赞美却正中她下怀。这一番话使他获得了克劳莱小姐的喜爱。

克劳莱小姐对吉恩小姐说：“你觉得如何，亲爱的？”对于长相漂

① 拿破仑称自己为命运的使节，表示他是命运之神派来做大事业的。

亮、性情稳重端庄的姑娘她素来十分喜爱，所以看到吉恩小姐就对她颇有好感。说实在的，她对入一向如此，容易亲热，也容易冷淡。

吉恩小姐满面通红地说，她对于政治一窍不通，这种事只有那些比她聪明得多的人才能办。她觉得母亲说得很有道理，克劳莱先生的口才也很让人钦佩。当伯爵夫人和小姐准备告辞时，克劳莱小姐恳切地请求莎吴塞唐夫人能够允许吉恩小姐时常到她家来坐一坐。假如吉恩小姐愿意抽出些时间来陪伴她这个孤独的病老太太，她欢迎极了。客人们都礼貌地同意了。离别的时候双方彼此都很亲热。

克劳莱小姐对毕脱说：“今后不要再叫莎吴塞唐夫人来我的家，毕脱。她既愚蠢又自高自大。我最厌恶这样的人，而你外祖母家中的人均是如此。但吉恩这个女孩子性情温和，惹人喜爱，我随时欢迎你将她带来玩。”毕脱同意了。姑妈对于伯爵夫人的评价他并未说给伯爵夫人听，因此她还觉得自己稳重又不乏轻松的态度给克劳莱小姐留下了非常不错的印象。

吉恩小姐经常到克劳莱小姐家去做客，这—是因为她乐于为病人排除烦闷，二由于在自己家中，白托罗缪·亚哀恩士牧师总是把他那一大堆枯燥无味的道理翻来覆去地讲个没完没了，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布道的传教士跟在趾高气扬的伯爵夫人后面拍她妈妈的马屁，因此能有出去躲躲的机会她求之不得。白日里她陪伴克劳莱夫人坐马车闲逛，夜晚里帮她消闲，排除烦闷。她生性温柔和善，连孚金对她也毫不嫉妒。可怜的布立葛丝认为只要有善良的吉恩小姐在，克劳莱小姐说话也比较有余地。老太太与吉恩小姐关系很亲密，常给她讲自己年轻时的种种经历。老小姐对吉恩说话时的语气与从前和可恨的莉蓓卡聊天时的相差甚远。吉恩小姐非常单纯，说轻佻的话给她听就仿佛有意的顶撞一样，克劳莱小姐是个注重规矩的人，不愿意玷污她的耳朵。至于吉恩小姐，从来都没有人疼爱过她，除了爸爸和哥哥对她还比较在意外，就要数这个老太太了。她看到克劳莱小姐用发自内心的真情待她，便也真心实意地与她交往。

那一年的立秋时节——莉蓓卡在巴黎春风得意，她在一大批吃喝玩乐的得胜的英国人中出尽了风头。还有我们的艾米莉亚，那痛苦的可怜的艾米莉亚，哎！她究竟到哪里去了呢？——那一年的立秋时节，每当黄昏时候，夕阳西下，夜幕慢慢地降临，海浪哗哗地拍打着沙滩，吉恩小姐端坐在克劳莱小姐的起居室中，用美妙的声音为她唱一些圣诗和短歌。歌声停止，老太太就会从梦乡中转醒过来恳请她接着唱。布立葛丝装作做毛线活的样子，愉快得热泪盈眶。窗户外浩渺的大海的色彩在逐渐变暗，而夜空中的月亮和星星却慢慢闪烁出光芒，她目睹着这一切，心中涌动的快乐与感动，是无人能知的。

毕脱在饭厅中坐着休息，一些有关玉蜀黍买卖的法令与诸如传教士的杂志之类的书籍报纸放在他的身边。世上一切男人，无论他是否具有浪漫情怀，都喜欢在吃过饭后这样享受一番。他边品味着西班牙白酒边幻想着未来，自我感觉非常良好。最近他仿佛对吉恩感情很深——他爱她超过以往七年中任何一天。在订婚后的这段日子里，毕脱从未急于结婚。除了喝酒与幻想的时间，他还习惯在饭后小憩片刻。每当鲍尔斯先生在要喝咖啡时“通通”地走来请他，总能发现他正在黑暗中忙于读书呢。

有一天晚上，鲍尔斯手捧蜡烛和咖啡走进来时，克劳莱小姐说道：“亲爱的，真遗憾没有人能和我玩牌。可怜的布立葛丝愚蠢得很，对玩牌根本一窍不通。”——这老太太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当着仆人的面批评布立葛丝——“我认为玩牌更有利于晚上的睡眠。”

吉恩小姐听后脸涨得通红，随后这红便开始蔓延，直至她的耳垂和美丽的指尖。在鲍尔斯离开并将门关好后，她说道：“我对此略知一二，克劳莱小姐。我以前经常玩一玩牌，为了陪伴我可怜的父亲。”

克劳莱小姐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大声说道：“快来亲吻我。我亲爱的宝贝，赶快过来亲吻我！”当毕脱先生捧着书上楼时，看到她们老少拥抱在一起，仿佛是画中的景象。那天整个傍晚，可怜的吉恩小姐都害羞得满脸通红。

大家不要认为毕脱·克劳莱先生的亲戚们没有注意到他的诡计。他的一举一动，女王的克劳莱牧师家中的人都了若指掌。汉泊郡离塞赛克斯并不怎么远，别德太太有朋友在塞赛克斯，自然会将出现在布拉依顿克劳莱小姐公馆中的一切情况——还包括很多尚未出现的，通通告诉她。毕脱到那里的次数越来越多。连续几个月他都不曾返回故乡。他那该死的爸爸在大厦中越来越不成体统，成天地喝兑水的甜酒，总是与无耻的霍洛克斯一家在一块鬼混。毕脱如此地春风得意，牧师全家看在眼里，气在心里。别德太太尽管嘴上没说什么，心中也是追悔莫及，怨恨自己过去对布立葛丝不应那么怠慢，对鲍尔斯和孚金也不应那么吝啬和专横，这简直太失策不过了，以至于现在没有一个克劳莱小姐家中的人来向她通风报信。她总是说着：“这全都怪别德的锁骨。假如别德不把骨头摔折，我又怎么会离开姑妈呢？我因为职责而做出了牺牲，而且，这也应归咎于你那喜欢狩猎的臭毛病，别德。作为牧师是不应狩猎的。”

牧师在旁边插了话：“这怎么是因为狩猎呢？玛莎，明明她是被你吓坏了嘛。你确实很有才能，但你的性情急躁如烈火一般，而且对于金钱又过分地斤斤计较，玛莎。”

“别德，如果我对你的花销不加约束的话，你也许早被关进监狱了。”

牧师性情温和，回答说：“宝贝，你的话很有道理。你确实很有才能，但有时安排得精明过分也不是什么好事。”这个忠实善良的人一边说，一边为了使自己愉快些喝了一杯葡萄酒。

然后，他又说道：“真不知道她看中了毕脱那个废物哪一点？那东西胆小如鼠，在我的印象中罗登——罗登倒是还有些男人的样子，那个脓包！——在我的印象中罗登原来曾把他打得围着马厩跑，像抽陀螺似的抽他，毕脱就会哭天抹泪地回家告诉他妈——嘿，嘿！他比我两个儿子差得远，两只手打他们一只手，还会挨一顿臭揍呢！那个窝囊废！听詹姆士说牛津的同学现在还对他的绰号克劳莱小姐记忆

犹新。”

牧师停了一阵儿又说：“嗨，玛莎！”

玛莎咬着手指甲，然后又用手指咚咚地敲打着桌子，说：“干吗？”

“依我看，我们应该让詹姆士去一次布拉依顿，看看老太婆那里是否还有希望。他就要毕业了，在上学期他一共才留过两次级——与我相同，但他毕竟是大学生，曾在牛津读过书，这就很不简单了。在牛津他结识了许多有钱人家的子弟，在邦内弗斯大学又是划船的好手，相貌又英俊，嗨！太太，我们为什么不让他去看望老太婆呢？如果毕脱胆敢有丝毫异议就让他挨顿揍！嘿，嘿，嘿！”

他的夫人回答说：“可不是，詹姆士是该看望看望她。”然后她又叹息着说道：“假如能让一个女孩子到她家住着那该有多好啊。遗憾的是她嫌弃她们模样丑，看着就让人烦。”母亲边说话，边听到在旁边的起居室里那几个有家教的倒霉蛋正练习弹琴，指头硬邦邦，曲子又难弹。她们成日里做的无非是练习弹琴，或是学习历史、地理，再要么就身绑背板对姿势进行矫正。这几个女孩子矮小丑陋，气色不好，又缺少陪嫁，即便真的才艺双全，也难以在名利场中出人头地。别德的副牧师可能会从她们中选一个做妻子，此外，别德太太甚至连一个合适的人选也找不出来。这时，詹姆士头戴插着短烟斗的油布帽子，从起居室的长窗户走了进来。父子俩谈论起圣·里奇赛马^①的输赢，牧师与他太太的话题便搁置下来了。

别德太太认为让詹姆士到布拉依顿去也希望渺茫，所以将他送出门时也无精打采的。了解了父母让他去的意图，小伙子也认为这次旅行不但乏味而且可能劳而无功。可是他思量着老太婆也许会送份厚礼给他，下学期可以偿还几处不能再拖的账，这也蛮不错。所以他拎着旅行包和一大篮子“亲爱的牧师一家送给亲爱的克劳莱小姐”的瓜果

^① 圣·里奇赛马每年举办一次，是一七七六年由圣·里奇将军发起的，规定只有三岁的马可以参加比赛。

蔬菜，连同他最喜欢的一条名叫塔马泽的狗，登上了沙乌撒浦顿邮车，当天晚上顺利地到达布拉依顿。到了目的地之后，他认为连夜打扰病人是件很不礼貌的事，便在一家旅店中安顿下来，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到克劳莱小姐家登门造访。

詹姆士最后一次与姑母见面时，还是个动作笨拙的大男孩。男孩子处于这个尴尬的年纪，嗓音要么就如鬼一样尖利，要么就沙哑得怪声怪调；红花般的青春痘遍布满脸——据说罗兰氏的美肤药对此颇有疗效；有时还用姐妹们的剪刀偷偷摸摸地剃胡子。他们非常害怕与女孩子会面；衣衫都小得难以穿上；手脚变得粗大，裤腿袖口都比胳膊腿短了一大截。这样的孩子在晚餐后最难安置，在灯光昏暗的起居室中，夫人小姐们用低低的声音谈着私房话，看到他就厌烦得不得了。而继续在餐厅中饮酒的先生们，因为旁边多了这么个什么也不懂的半大小子，很多幽默的调侃都不便说出口，不能尽兴地聊天，也觉得他多余。父亲通常在喝完第二杯酒时说：“贾克，我的孩子，去瞧瞧外面是否会下雨。”男孩在感到解放的同时，又很不满意自己还不属于大人，便悻悻地离去了。那时的詹姆士也正处于这种青春期的年龄，而如今，他已在大学中学习过，并且是牛津中的一所规模不大的大学，在学校时常与那些浪荡公子们鬼混，经历过停课和留级的处罚，也曾欠债不还，已经成长为真正的年轻的公子哥，锻炼得十分老道和圆滑了。

在布拉依顿看望姑妈时，詹姆士已经拥有英俊潇洒的相貌，这老太婆最是喜新厌旧，欣赏漂亮的外表，她看着詹姆士行为很拘谨，害羞得满面通红，暗自思量这男孩纯洁无瑕，尚未被坏习气所沾染，心中对他颇有好感。

他说道：“我是来找同学的，在这儿待一两天，顺路想——想来看望您。我的父母也对您表示问候，祝您身体早日康复。”

当仆人通报詹姆士来到的消息时，毕脱正在房中陪伴克劳莱小姐，一听是他来了，感到非常意外。性情幽默的老太婆看着那一本正

经的侄子如此害羞，感到非常有趣。她也很亲热地对牧师一家表示问候，并说她希望有机会能去看望他们。她对詹姆士大夸他的容貌端正，与从前相比很有进步，遗憾的是他妹妹们的外表不及他十分之一。她在与詹姆士的谈话中得知他住在旅店中，便邀请他搬到她家来，并吩咐鲍尔斯马上去取詹姆士·克劳莱先生的行李。她大方地说：“鲍尔斯，你听好，帮詹姆士先生把账付清。”

他洋洋得意地看了眼毕脱，满脸顽皮的神情。那外交官险些嫉妒得憋死。尽管他竭尽全力向姑母献殷勤，但老太婆从未邀请他住在家中，可是这装腔作势的小家伙刚到就博得了她的欢心。

鲍尔斯走上前鞠了个躬，问：“请少爷告诉汤姆士，到哪个旅馆将行李取来？”

詹姆士猛地站起身来，张皇失措地说：“哎，还是让我自己取吧。”

克劳莱小姐问道：“什么地方？”

詹姆士涨红了脸，回答说：“那是间名为‘汤姆·克里白的纹章’^①的客栈。”

克劳莱小姐听了这个名字后，放声大笑。鲍尔斯倚仗自己亲信兼老仆人的身份，也不禁笑出声来。而外交官只是微微地笑了一下。

詹姆士眼睛盯着脚尖，回答说：“我——我不清楚哪里有好旅店。我以前从未来过这里。这地方是马车夫告诉我的。”这狡猾的家伙真会说话！事情原本如此：那天，詹姆士·克劳莱在沙乌撒浦顿的邮车上结识了一个来自德德白菜城的拳击手，他这次来布拉依顿就是为了与洛丁地恩城的拳击手较量较量。那家伙的话让詹姆士听得入迷，同这位专业人士成了朋友，并在上述那家旅店中共度了一个黄昏。

然后，詹姆士又说：“还——还是让我付账比较好。”接着他又推让道：“怎么能让姑母您破费呢？”克劳莱小姐看他谨慎细致，愈发笑

① 克里白：是平葛的名字，而且开客栈的不可能拥有家传的纹章。

得开心，挥动着手说：“还不去付账，鲍尔斯，回来时把账单拿给我看。”

这受到蒙蔽的可怜的老太婆啊！詹姆士惊慌失措，说：“还有一只——一只小狗也随我来的，我得去把它领来。它就喜欢咬仆人的小腿。”

一听他这话，大家都哄堂大笑起来。在克劳莱小姐与侄子谈天时沉默无语坐在那里的吉恩小姐和布立葛丝，此时也禁不住笑了。鲍尔斯没再说什么，走出去了。

克劳莱小姐成心不让大侄子舒服，十分亲热地对待这位牛津学生。只要是她有意与人交往，溢美之词源源不断，对人也非常地宽厚周全。她只是顺口说说让毕脱吃晚餐，但却定要詹姆士陪伴她，让他在马车的倒座上坐下，正正经经地在悬崖上跑来跑去。她说了很多的客套话，其中掺杂了不少意大利文和法文的词句，那可怜的孩子根本没听明白。然后她又赞美他学识渊博，相信他一定能在数学名誉实验中取得优秀的成绩，并获得金奖章。

詹姆士听着这些赞美的话，胆子逐渐大了起来，笑着说：“哈，哈！数学名誉试验怎么会举办？那是别的店铺中做的事。”

老太婆说：“宝贝，什么叫别的店铺？”

这个牛津学生油嘴滑舌地回答：“只有在剑桥才有数学荣誉试验，牛津没有这个。”原本他还打算继续和她说些体己话，没想到突然之间一辆由优等马拉着的小马车来到悬崖上，车中的人都身着镶着螺纽扣子的白色法兰绒质地的服装。这原来是那来自德德白菜城的家伙——他新结识的朋友和来自洛丁地恩城的拳击手，他们与另外三个伙伴在一起，看见了坐在大马车中的可怜的詹姆士，一齐过来与他寒暄。这件事情过后，单纯的年轻人就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路紧闭双唇没说半个字。

等他返回家中时，看到旅行包已经被打开，屋子也收拾得干净利落。假如他细心观察，肯定会发现带他上楼时鲍尔斯先生板着一张

脸，那神情又似诧异又似怜悯。但詹姆士根本没注意鲍尔斯，心中为自己如此不走运居然来这个倒霉的地方而连连叫苦，身边尽是些老太太，啰啰唆唆地说着法语和意大利语，还跟他讨论诗歌。他大喊着：“哎呀！我真是毫无办法了。”这男孩从小脸皮就薄，就算是和布立葛丝一样最为和蔼的女人对他说话，他也会不知所措的。但如果让他到爱弗笠水闸去和驳船上的船夫交谈，他倒是毫无畏惧，因为他口中的脏话俗话连最粗俗的船夫也无法与之媲美。

用晚餐时，詹姆士系了条勒得他窒息的白领巾。他的面子可不小，负责将吉恩小姐领到楼下的餐厅中，在他们后面，还有搀扶着老太婆，拿着她必备的包、坐垫、披肩之类东西的克劳莱先生和布立葛丝小姐。进餐中有一半时间布立葛丝在照料病人，和为她肥胖的小狗切鸡肉。詹姆士不怎么说话，一心一意邀请在座的小姐们喝酒。克劳莱先生挑逗他多喝，果然他将一瓶香槟酒喝了多半——那是克劳莱小姐吩咐鲍尔斯专门为他打开的。吃过饭后小姐们先离开了，兄弟两人坐在一起。那曾担任外交官的兄长——毕脱，对他亲热极了，和他聊了很多。比如他询问在学校里詹姆士学习得如何，以后有什么打算，而且真诚地祝愿他前途光明。一言概之，他既温和又坦率。詹姆士由于喝多了葡萄酒，也开始口无遮拦起来。关于自己的生活情况和未来他对堂哥直言不讳，大谈他如何借债不还，考试如何不及格，与学监如何吵架，边说还边喝个不停。一会儿他拿起了葡萄酒，一会儿他又拿起西班牙白酒，他感到如此忙碌着心里舒服极了。

克劳莱先生给他满满地倒了一杯酒，说道：“家中的客人若能随心所欲，姑母是再高兴不过的了。詹姆士，你就像住在了自由厅^①中一样，一切称心就好，缺什么拿什么，这就是对她最大的孝敬。你们这些手下人都因为我是保守党而嘲笑我，这我心中很清楚。但任何人

① 自由厅：即可以自由自在的地方，在哥德斯密的《委曲求全》一剧中，两个青年人来到哈德加索尔先生家中，错认为他的公寓为客栈，他也将错就错，对他们说，“先生们，这儿就是自由厅。”

都不应对克劳莱小姐不够进步有丝毫怨言。她视一切功名利禄如草芥，提倡平等。”

詹姆士问道：“那么你为什么要与伯爵的女儿结婚呢？”

毕脱态度温和地回答说：“可怜的吉恩小姐出身名门，这也不能怨她呀，亲爱的朋友。已是贵族的事实也是无法挽回的。而且我是个保守党，这你也清楚。”

詹姆士接着说：“噢，说到这里，我觉得出身很重要。说实话，出身是最重要不过的了。我可不属于激进一派。我对有贵族血统的人会有什么好处一清二楚。哼！什么人在拳击和划船比赛中赢钱最多？再比如狗，能抓住老鼠的是什么狗？品种都要纯啊！再把葡萄酒拿来一瓶，鲍尔斯你这好小子，现在我先把这瓶喝光。刚刚我说什么了？”

毕脱递给他瓶子让他喝光，一边和蔼地说：“大概是狗抓老鼠吧？”

“是说我抓老鼠吗？嗨，毕脱，你真不喜欢运动或是游戏？你要不要亲眼目睹会抓老鼠的狗？假如你有兴趣，我就带你去卡色尔街马房找汤姆·考丢罗哀，他有只顶呱呱的狗——算了！”詹姆士突然感到自己扯得太远，放声大笑，说：“你才不会对狗和老鼠有兴趣呢。我真是信口雌黄。估计你都不知道狗和鸭子有什么分别。”

毕脱愈发地客气起来，接着说：“确实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刚刚你还说到出身问题。你说贵族血统总能带给人特殊的好处。来酒了！”

詹姆士大口大口喝着血红的酒，回答说：“可不是！出身也是不无道理的。无论是狗、马、还是人，都须纯种才行。上个学期我停课之前——我指的是我出痧子之前，呵呵！耶稣堂大学的林窝德，也就是星伯勋爵的儿子鲍勃·林窝德和我，在白菜纳姆的贝尔酒店中喝啤酒，只有我们两个。班卜瑞的一个船夫以一碗五味酒为赌注要和我们打架。那一天正好我没法打。我那时受了伤，用绷带吊着的手臂，都拿不了刹车。这是两天前我和亚平顿一起外出，被我的马——那匹可恨的畜生从马背上摔落地下，我还认为手臂已经断了呢。因此我无法

将他臭揍一顿。鲍勃立刻甩掉外衣，与班卜瑞人交战四回合，三分钟不到他就站不起来了。上帝啊，他‘咣’地一下倒在地下。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出身高低不同啊。”

上届参赞又说：“詹姆士，为什么你不接着喝？好像当年我在牛津时同学们的酒量比你们强多了。”

詹姆士一边用手按着鼻子，一边醉眼朦胧地说：“好了，好了，你这家伙，别想戏弄我。想将我灌醉吗？别作梦了！你这家伙，咱们酒后吐真言。作战，喝酒，斗智，这都属于我们男人的特权，难道不是吗？这酒太棒了，要是姑母愿意给我乡下的父亲送点去，那就再好不过了。”

那狡猾的政客回答说：“你最好亲自问问她。要么，自己就借此机会开怀畅饮一番。诗人们是如何形容的？‘今日借酒排忧，明朝海上乘风破浪。’”酒量很大的毕脱那寻章摘句的模样颇似在下议院演讲^①。他边说边手举酒杯转了一圈，一抬头，喝了好几滴酒。

在牧师家中时，如果用餐后还要喝一瓶葡萄酒的话，女孩子们每人便倒一杯红醋栗酒喝。这葡萄酒别德太太喝一杯，一般情况下忠厚的詹姆士也能喝两杯，但是要超过这个数目，父亲就会不乐意，这乖孩子只得忍住不喝，有时候再来些红醋栗酒，有时候跑到马房中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和马夫一块喝兑了水的杜松子酒。在牛津，他倒是可以开怀畅饮，但酒都是劣质酒。现在在姑母家中，酒又多又好，詹姆士当然不愿意错过，也用不着堂哥劝酒，便将鲍尔斯先生取出的第二瓶也喝个精光。

到了喝咖啡的时间，他们就要和小姐们在一起。这年轻人对女人有天生的恐惧心理，所以他那温和坦率的态度又被一贯的害羞和沮丧所取代，一个傍晚都在唯唯诺诺，有时候板着脸对吉恩小姐瞧上一两眼，还把一杯咖啡碰翻了。

① 在十九世纪之前，议员们演讲时都喜欢引用贺拉斯、维吉尔等拉丁诗人的诗。

尽管他没有一句话，但呵欠连天，那模样真让人可怜。那一日傍晚大家像平时一样找些日常的事做消磨时光，但他往旁边一站，就都感到索然无趣。克劳莱小姐和吉恩小姐在打扑克，布立葛丝在做针线，大伙儿都感到他朦胧的醉眼一个劲疯疯癫癫地盯着她们看，觉得非常不自在。

克劳莱小姐跟毕脱先生说：“这孩子口齿不伶俐。动作也很笨拙，仿佛很腼腆。”

奸诈的外交官平淡地回答说：“和男人在一块时他还比较能说，看到女人就沉默不语。大概他感到非常失望——因为詹姆士并没有因为葡萄酒而变得口若悬河。”

第二天早上，詹姆士便给家中的母亲去了封信，将克劳莱小姐对他如何之好完全全地叙述了一遍。太可悲啦！他难以预知这一天中他会面临多少的不幸，也难以预知自己被宠爱的时间竟如此之短。招惹麻烦的不过是他在住到姑母家前一天在旅馆中所做的一件小事，连他本人都不记得了。事情仅仅如此：詹姆士一向不爱在金钱上计较，喝多了酒后就更为慷慨大方了，那天傍晚他掏钱请客，请德德白菜和罗丁地恩的两位拳击手，还有他们的朋友们一人两三杯兑了水的杜松子酒，每杯八便士，统共十八杯，都算在詹姆士·克劳莱的账上。自此可怜的詹姆士声名狼藉——只因为喝多了酒，而并非花多了钱。克劳莱小姐的管家鲍尔斯按照吩咐帮少爷付账，客栈老板唯恐他不付酒钱，便发誓说是那少爷自己把所有的酒都喝光的。最后鲍尔斯付了账，回来后将账单交给孚金。孚金姑娘见他一下喝了那么多杜松子酒，大吃一惊，又把账单给了负责财务的布立葛丝小姐手中。布立葛丝认为这有必要让主人知道，就又禀告了克劳莱小姐。

如果詹姆士喝了十二瓶红酒，老太太一定会原谅他的。上流社会的人物都喝红酒。像福克斯先生，谢立丹先生^①们那样。但在客栈里

① 谢立丹（1751—1816），英国著名戏剧家。

与拳击手鬼混还喝了十八杯杜松子酒，这样严重的罪过实在是令人难以宽恕。那一天每一件事都不顺。他到马房看小狗塔乌泽，返回时一身烟味儿。他领着塔乌泽出门闲逛时，正好与克劳莱小姐和她那患气喘病的狗白菜纳姆相遇，塔乌泽几乎将它吞到肚子里——要不是那狗狂吠着躲到布立葛丝小姐身旁。塔乌泽歹毒的主人眼见那小狗被欺负，还站在一边看笑话。

活该年轻人走霉运，他害羞的模样第二天也不见了。用餐时他带劲地说笑着，还讲了一两个嘲弄毕脱·克劳莱的笑话。吃过饭后，他灌了和头天一样多的酒，稀里糊涂地来到客厅说了几个在牛津大学传播广泛的最有趣的故事给小姐们听。他将玛利诺与荷兰山姆拳击的手法有何不同描述了一番，还和吉恩小姐开玩笑，要与她打赌看德德白菜城的家伙和罗丁地恩城的拳击手到底哪个取胜。他越说越开心，后来他居然建议说与堂哥毕脱·克劳莱来场对打，不管他是否戴拳击专用的皮手套。他一边大声笑着，一边用手拍着毕脱的肩膀，说：“我这提议再公平不过了，我的浪荡公子。我爸爸也支持咱俩打一场，还说无论胜负，他都和我对半分钱，呵，呵！”这漂亮的年轻人边说着话，边对可怜的布立葛丝意味深长地点着头，一副开心又自鸣得意的模样，还竖起大拇指指着身后的毕脱·克劳莱。

毕脱尽管感觉不舒服，但心中却非常高兴。可怜的詹姆士尽情地笑着，当老小姐去休息时，他步履蹒跚地举着蜡烛为她照明，而且还嘿嘿地傻笑，表现出一副毕恭毕敬的模样，还想对她行吻手礼。最后他告别了众人，回自己房间去睡觉了。他坚信他一定会成为姑妈遗产的继承人，对此他心满意足。这财产他爸爸连份也没有，至于家中其他的亲戚更是想都不要想。

你也许会认为进了卧室以后他就不会再惹麻烦了，谁知道这走霉运的年轻人偏是又做了件坏事。窗外，海面映着月光，景色宜人。看到月色水波如此之优美，詹姆士暗自寻思，还是先抽一会儿烟斗，享受一下再休息吧。他想假如他聪明地将窗户打开，头和烟斗都置于窗

外的清新空气中，那么烟味儿是谁也闻不到的。可怜的詹姆士确实这样干了，但是过度兴奋以后，却把开着屋门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风向是朝内的，穿堂风将阵阵烟雾源源不绝地送至楼下，克劳莱小姐和布立葛丝小姐闻到的是与原来一样浓烈的烟味。

他被这一袋烟断送了前途，别德·克劳莱全家一直被蒙在鼓里，不知道他们价值数千镑的财产就是被这袋烟剥夺掉了。那时鲍尔斯正在楼底下用阴森恐怖的声音为手下的仆人诵读《火与煎盘》。他正在朗读，忽然看到孚金三步并作两步地冲下楼，要告诉他这令人害怕的秘密。鲍尔斯与那仆人看到她惊吓得面色惨白，还认为孚金看见了藏在克劳莱小姐床下的盗贼们的腿。鲍尔斯闻听此事，马上急步跑到至今仍蒙在鼓里的詹姆士的房间里，着急得声音都颤抖了，他大叫着：“我的少爷，詹姆士先生，看在上帝的面子上，扔掉你的烟斗吧！”他抢过烟头扔出窗外，悲戚地说：“哎，看你都干了些什么，詹姆士先生！小姐对于抽烟是不允许的！”

“那小姐就不抽好了”，詹姆士边说边呵呵地傻笑起来，他觉得恰到好处的笑话实际上是太不合时宜了。第二天早晨，他的心境就不是这样了。每天鲍尔斯手下的那个小仆人都不会为他擦鞋，还会将他剃须所用的热水送过来，遗憾的是尽管他日思夜想，胡须也没有长出来的迹象。这天他还没起床，那小仆人便将一张布立葛丝写的纸条交给他，上面写着：

亲爱的先生：

因为房间中充满了烟臭，克劳莱小姐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克劳莱小姐吩咐我和你说声抱歉，由于她身体虚弱，所以在你启程之前她不再与你见面了。对于打扰你，让你搬出旅馆这件事她非常后悔。她说假如你还想继续待在布拉依顿，还是在旅馆里舒适一些。

在博得姑母欢心方面，忠厚的詹姆士是没有希望了。实际上，他恐吓堂兄毕脱的话已变成了现实，果真在拳脚上与毕脱一决高下，只